

郭泳戈 海草 著

王化买爹



内 容 简 介

北宋年间，宋王病危，临将驾崩。为了皇室基业，贤王外出访子、自卖自身……叛臣勾结宫廷奸妃，阴谋篡位，派人暗通江南贪官，明捕暗杀……。

双王之女为保贤王，乔妆改扮，被女大王擒获，强行应亲，露其真相后，被女大王之兄看中……

判党暗调兵将，围困开封、天官、天波、双王四府，妄图一举剿灭忠良。叛党主谋又是掌握兵权的大帅……

王

化



赵德芳



呼延秀容



丑
姑
娘



刘文晋



目 录

- 第一回 庄稼汉诈言称表叔1
国舅爷虚情认假亲
- 第二回 七旬翁孤独卖自身9
少年郎无爷买家爹
- 第三回 欺贤妻王化编拙语17
忠君王寇准献巧计
- 第四回 贤慧媳因爹卖二男 26
孝顺儿为父卖渔船

- 第五回 寺遇恶僧误中毒计 33
路遇侠女得救脱身
- 第六回 贤德男义拒美侠女 40
智勇女慨许贤家男
- 第七回 张梅香隔院说详情 48
王二叔苏州当宝珠
- 第八回 恶知府逞凶施淫威 55
憨掌柜卑躬屈成招
- 第九回 知府施威明拿八王 63
班头弃恶暗保千岁
- 第十回 一烈女讲述凶僧谋 70
二班头述说恶官计
- 第十一回 贤王磊落大堂拿贼 78
奸臣阴谋乱宫篡位

- 第十二回 女儿忠义智救君主 85
父亲歹毒谋反朝纲
- 第十三回 忠君王小姐说牢头 93
报国家丫环劝郑祥
- 第十四回 痴女子强求许王化 100
呆男儿顺水纳月花
- 第十五回 三关帅为国救殿下 108
开封府老君拿少王
- 第十六回 诈骗徒交待罪恶事 116
忠厚人讲述受骗情
- 第十七回 真王化开封府鸣冤 124
假殿下店房中为盗
- 第十八回 乔装女勇胜山大王 132
真婊娟智赢伪装男

- 第十九回 假俊男脱靴变婊娟.....139
真丑女忠孝胜勇男
- 第二十回 寇老西妙策说王化.....147
包文正忠烈见王妃
- 第二十一回 卖出儿得以见亲父...154
失落子重新会生母
- 第二十二回 贪升官狱卒泄机密...162
忠国家小姐殒红颜
- 第二十三回 绝代佳女救主捐躯...170
丑恶僧男叛君身亡
- 第二十四回 奸贼计拙头阵失利...178
忠良妙策首战立功
- 第二十五回 老文晋午门外被斩...186
小王化金銮殿登基

第一回 庄稼汉诈言称表叔 國舅爷虚情认假亲

残唐五代末期，后周大将赵匡胤陈桥兵变，夺取了后周柴氏天下，建立了宋朝基业，建都开封汴梁，面南背北，登上九五之尊，自称宋朝太祖。开国以后，又亲自领兵征伐最后一个对手——北汉王刘钧，攻陷河东太原，收服杨家将、呼延瓚等英勇之将，使宋朝江山更加巩固。

北方辽国多次派兵侵宋，要抢宋室天下，无奈边关有杨家、呼家镇守，辽国寸土未得。赵匡胤驾崩之后，其弟赵匡义登基坐殿，是为太宗。这太宗任用贤臣，将江山治理得固若金汤。太宗晏驾，真宗继位，又起用了包拯包龙图、天官寇准。只是一时昏庸，封皇妃刘氏之兄刘文晋为兵部司马，在朝中掀起了波浪。亏有杨家后代文广在朝，才没出大乱。

宋太祖赵匡胤生有一子，名叫赵德芳。赵匡胤驾崩，德芳理应继位，背北面南。赵匡胤念其弟随自己征战一生，将自己的皇位传于其弟，封子德芳为八千岁，屈驾南清宫。赵德芳为人清恭俭让，忠心扶保皇权。对上忠君，对下谦和，深受众臣拥戴，被人称作八贤王。曾多次帮宋王出妙计、划良策，治理江山，也曾挂帅出兵，立下汗马功劳。

北宋年间的东京汴梁城，热闹繁荣。也难怪，那时候，

汴梁是北宋的经济、政治中心，城里不但有金壁辉煌的金銮宝殿，而且还有朝中九卿四相八大朝臣的府第，能不热闹吗？

在城中东南角，有一座府第，修得十分雄伟壮丽，高大的墙壁涂成血红色，墙顶是一排闪着绿光的琉璃瓦。高大的门楼，飞檐斗拱，两扇朱红大门此时敞开着，碗口大的菊花钉密密麻麻，盆底大的兽面黄铜门环，龇牙咧嘴，虎视着人们，更加显出这座府第的阴森、威严。府门口站着两排顶盔贯甲、手持刀枪的兵丁，一个个挺胸亮脯、威风凛凛。刀枪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着寒光，令人望而生畏。

此时，正有一个年轻后生向府门走来。这后生二十四、五岁，中等身材，胖瘦适中。身穿布衣，腰系麻绳，脚上穿一双前露脚趾后露脚跟的破布鞋。生得一张四方大脸，浓眉之下，一双大眼，炯炯有神，鼻直口阔，颌下无髭。这后生不带刀不挎剑，身上只背着一个发了白的灰布包袱，望着这阴森恐怖的大门，挂刀带剑的士兵，并无胆寒之意。他目不斜视，大步向门口走来。

站立在两侧的兵丁见了，倒都吃了一惊。暗想：这是个什么人？这么大的架子，敢昂首挺胸往这走，真是有点儿活腻味了。往日，各府的官员到这儿来，也得远远地文官下轿、武将下马，递上手本，等候传见。谁敢这么旁若无人，直着眼睛往里闯？门丁们正在这儿想心事呢，就见那后生已然来到门口，用手一指站立的兵丁，喝道：“尔等听了，今有你们老爷的表叔到了，尔等快快传报进去，叫你们老爷出来迎接。倘若晚了，定要尔等的狗头。”

听了这一席话，兵丁头目心中一惊：怎么？就这么个穷

小子，到了门口不给我们施礼打躬，倒口称是我家老爷的表叔，叫我家老爷出来迎接。喝！小子，你真是狂大爷呀。我自当兵吃粮以来，还没人敢和我这样说话呢。那兵丁头目想到此处，他一手按住刀柄，一手指着那后生，喝道：“哪！胆大的刁民，你也不看看、不问问这是什么地方，竟敢如此猖狂，滚开了！”那后生听了，看了这门丁头目一眼，反倒乐了：“哈哈！谅你一只看家之狗，能把我怎样？我要你快快报与你家老爷，就说他的表叔到了，叫他快快迎接。若要迟了，要你的狗头！”那兵丁冲后生一瞪眼：“表叔，你是谁的表叔？我家老爷堂堂朝廷命官，三亲六故并非没有，可都是戴乌纱、坐轿骑马的官员，哪有这种顶高粱花子的表叔：纯粹是冒认官亲，诈取钱财；就是诈取钱财也得分个地方，敢诈到我家老爷头上。兵丁们，快与我拿下，先抽他五十皮鞭，问问他是谁的表叔！”众门丁听了，抽出腰刀，“忽啦”向后生围过来。有一个兵丁拉了拉那门官的袖子，悄声说：“爷，莽撞不得，您别看这小子布衣草鞋，来到门口，气宇轩昂，并无半点害怕之意。倘若真是一介草民，别说到了咱这府门口，就是在路上碰上个做官的，也早吓得战战兢兢了。说不定这小子真有点儿来历，您要打了他，老爷怪罪下来，您吃得消吗？”这兵丁一说，门官倒是清醒了许多。他又用手一指后生，问道：“你口口言说，是我家老爷的表叔，我且问你，你是何处人氏？从何而来？”那后生头一扬，说：“我乃苏州人氏，名叫王化，从苏州而来，有要事要见你家老爷，快快与我通禀！”“从苏州来……。”那门官听罢，用手扶了扶脑袋：我家老爷祖籍苏州，他的舅爷还是苏州知府，这小子还真说不定是我

家老爷的哪位表叔，还真得罪不得。于是，他冲那后生一拱手：“你是谁，我且不问，既是从苏州而来，你且在门外稍候，待我给你通禀！”说完，又叫门丁好生看待，自己进门去禀报老爷。

此时，这位老爷正在后堂喝茶。他生得身材魁伟，膀大腰圆；看他的穿戴，说不清他是文官还是武将，头戴一顶紫金盔，斗大的红缨撒在脑后；身穿大红蟒袍，腰横玉带，上绣旭日东升、海水江崖；腰悬一口宝剑。足上又蹬一双五彩靴子；生着一张大圆脸，黑中透紫，板刷浓眉之下，一双环眼，闪着凶光；蒜头鼻子，大嘴岔，颌下一部钢髯。他是谁？此人不是别人，正是那西宫娘娘刘翠花的哥哥，兵部大司马刘文晋。

说起刘文晋，别看他长得五大三粗，腰阔三围，好似有拔山之力。其实，他是个酒囊饭袋，文不精武不熟。自从他的妹妹被选入宫中，他的一家就真正成了一人得宠，鸡犬升天，那刘娘娘凭着年轻美貌，在皇上面前甜言蜜语，得到皇上的宠爱，枕头之上，为刘文晋要了个兵部司马的官位。这兵部司马可了不得，乃是六部中最有势力的一个衙门，掌管着天下兵马。刘娘娘不但为哥哥要了个兵部司马，还为自己的舅舅要了个苏州知府的官位，在苏州横行霸道。刘文晋虽然当上了兵部司马，但是，朝中的许多老臣仍看不上他。像包公、寇准、杨文广、呼延丕显等人都不与他来往。这些都是什么人物呀，那包拯当定远知县时就破过无头大案；后调汴梁开封府，铡过驸马陈世美，铡过判官，铁面无私，人称包青天。寇准当年神断潘杨两家之案，被封为双天官之职。

那杨家更了不得，金沙滩大战，保护太宗还朝；南征北战立下大功；太宗赐造天波府，文官下轿、武将下马，连皇上到了天波府前都得下辇，龙行七步。呼延丕显十二岁曾下边关捉拿潘仁美，受封双王。这些文武对宋朝都是忠心耿耿，加之南清宫八贤王赵德芳在太祖驾崩时就赐与瓦面金铜，上打不法之君，下打贪官之臣，兼打三宫六院。西宫娘娘刘翠花和刘文晋也惧怕这些老臣。可是，虽则前边说的这些老臣不与刘氏为伍，可也有那些势力小人，来抱刘文晋的粗腿。久而久之，也形成了一股罪恶势力。

宋王虽然贪恋美色，封刘文晋为兵部司马，封其舅父为苏州知府，但他仍算有道的君王。凡朝中大事，不许刘娘娘参与议政，加之众臣的忠心扶保，刘氏兄妹不敢在朝中作乱。可是，眼下皇上病卧龙床，御医都摇头叹息，看来是活不了几天啦。刘氏兄妹暗暗计议：当今圣上无后，没有太子，他驾崩之后，不如趁机夺了宋室江山，刘文晋面南背北，位居九五。先杀赵德芳，后杀包拯、寇准之流，缚住杨文广、呼延丕显，为自己所用。连日来，刘文晋时常进宫，名为探视皇上病况，实为兄妹计议。刘文晋又在府中聚集爪牙死党，要在皇上驾崩之时举事，夺取宋朝赵氏天下。他既然要夺天下，光这些内臣尚觉不够，又派人前往江南送去密信，要舅父苏州知府王化龙暗通江南巡抚，招兵买马，以待举事。

此时，他正在后堂一边喝着茶，一边想着怎样谋夺皇位的事。那门官来到后堂，朝刘文晋单腿点地，扑通跪下：“启禀帅爷，府门外来了一人，名叫王化，口称是帅爷的表叔，要帅爷出府迎接！”刘文晋一听，噌！可就站起来了。他环眼

圆睁，盯着门官：“你待怎讲？”门官一见，吓得浑身发抖：“帅爷，外面来了一人，口称是帅爷的表叔，要帅爷出府迎接！”“这……！”刘文晋“这”了一声，又自言自语：“王化”。莫非是门官可恶，把王化龙听成了王化？莫非是舅舅亲自前来，有机密要事？想到此，他盯住门官，问道：“府外之人带了多少从人？”“启禀帅爷，无有一个从人，只是一人布衣前来！”这就是了，定是舅父有重大机密，将从人藏于馆驿，自己更衣前来，我得快快将他请进府来。刘文晋想到此处，吩咐门官：“来呀，前头带路，待我出府迎接。”“是！”这门官答应了一声，站起身形，向外就走。刘文晋整衣肃帽，带了几名家人，出了后堂，来到府门以外，举目朝站在府门外的那后生一望，不由脸臊得通红。

原来，刘文晋想的是，他舅父王化龙布衣前来，定是有机密大事，他忙着出门迎接；没想到，门外站着的不是他的舅舅，而是一个不认识的青年后生。他这么大的一个国舅爷、兵部司马被愚弄，能不臊得慌吗？当时，脸成了猪肝，用手一指王化，对众兵丁喝道：“来呀！快将这冒认官亲的刁民拿下了！”这回众兵丁可听清楚了，老爷叫拿，绝不会有错。于是，“忽啦”把王化围在中间，上前拿他。王化不慌不忙，对刘文晋一乐，说道：“好你个狗官，官做大了，连表叔都不认了，不但不把我接进去，反而要将我拿下，似你这种无亲无义之人，以后怎有脸面见先祖列宗？”刘文晋被他这一骂，头脑倒清醒了点，暗想：看此人虽布衣，气质不凡，不像冒认官亲，我祖籍江南，亲族甚多，真说不定是哪路表叔，要是将他拿下，准被人们看作是无亲无义之人。他既然敢只身前来，定